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

——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汤开建 陈文源 叶农 主编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

——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汤开建

陈文源 主 编

叶 农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6

ISBN 7-5360-3557-8

I. 鸦... II. ①汤...②陈...③叶... III. 社会—生
活—记实—澳门—1840~1911 IV. D67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582 号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

——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

汤开建 陈文源 叶农 主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25 印张 1 插页 490,000 字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册

ISBN 7-5360-3557-8

D·28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近十年来，澳门原始档案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工作获得极大的重视与长足的发展，一批批极为珍贵的中葡文历史档案及原始文献通过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翻译，或点校，或辑佚，或编纂，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出版问世。这一场澳门中葡双语历史档案文献的“整理运动”规模之大，公布资料数量之多，在同类区域史研究中恐怕可以称之为“空前”，亦为今后更加深入系统地展开澳门历史研究奠定了广博丰厚的史料基础。无疑，澳门基金会在这一场“整理运动”中所起关键性作用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澳门史研究者感激与称颂的。

重视澳门史料的发掘，除了档案与文献外，不容忽视的还有大批近现代报刊。特别是研究澳门近现代史，各类报刊中的澳门资料其地位更为重要。过去的澳门史研究，研究最深入者为澳门开埠初期一段，到研究澳门近现代史时，主要内容多为中葡关系，对澳门地区内部发展情况极少涉及，或言之不详，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映当时澳门地区内部社会活动大量资料，多载录于各种报端（这从本书辑录《镜海丛报》极为丰富的澳门社会民生资料即可证明），而这一部分资料没有人花大功夫进行整理。因此，凡著述涉及到澳门近现代历史时除中葡矛盾与冲突外，真正属于澳门区域内部的内容都很少，澳门近代城市的发展、澳门市政建设的规模、澳门葡华商人集团的经济活动、澳门市内的司法治安行动、澳门博彩、鸦片、妓女、走私及移民等经济社会行为、澳门葡华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及文化、教

育、艺术活动等等，如果没有近代报刊中保存的澳门资料，上述问题可以说是无法展开研究的。即使是现已出现的有关研究篇章，亦因为缺乏近代报刊中澳门资料的基础，其表述内容之空泛苍白，其结论依据之不可实证，早已为专家们诟病。因此，整理出版近代报刊中的澳门资料已成为澳门史研究中十分紧迫的工作和任务。

然而，近代中国报刊现存数量之大，语种之多，藏处之分散，又给我们的整理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从 1815 年中国近代第一份报刊创刊以来，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止，我国及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有 1753 种，外文报刊有 136 种^{*}，外文报刊语种包括英、法、德、葡、俄、日。要将上述近 1900 种近代报刊全部搜集并全部看完，以个人或一个小单位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我们仅能选择十几种创刊时间较早、保存澳门史料较多的中、英文报刊作为我们这部资料集的基础，选择其中能反映澳门内部活动的真实报导作为我们选编的资料，希望能为海内外从事澳门史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部完全是第一手资料的澳门近代史料集。即透过这部史料集能让我们的读者看到一幅幅血肉丰满的晚清澳门社会真实图景。

然而，我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一部分，余下的工作还有很多，还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来继续完成。这一工作确实很苦很累，且费力不讨好，但为了尽可能“竭泽而渔”地搜集全澳门历史资料，我们会加倍努力。亦希望有关方面对于我们这一“为他人作嫁衣”的必要的艰辛劳动予以大力支持。

金国平、吴志良先生在《挖掘原始档案文献，重现澳门历史原貌》一文中曾言及：

^{*} 参见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之《前言》页 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出版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该项工作应持之以恒。只有充分挖掘整理澳门史的原始档案文献，才能体现澳门史的原貌，才能正确评估澳门史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澳门的文化价值”。*

我在早几年出版的澳门史著作中亦反复强调挖掘史料、整理文献对于澳门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使是在今天，全世界澳门史研究正以全新角度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挖掘与整理澳门历史文献、档案、报刊资料仍是我们最为重要的头等大事，切不可以为“资料已经差不多”、“整理任务已经完成”。虽然，在澳门基金会领头的这一场澳门历史文献、档案资料“整理运动”中，已完成了为量甚巨的中葡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但在16—19世纪极为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中的澳门历史背后的多语种文献档案的“瀚海”面前，这一场“整理运动（包括翻译）”真正是“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如内含澳门史料不少的西班牙及荷兰文文献档案似乎尚无专人整理，故持之以恒的多语种的配套翻译整理工作实属须臾不可或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有一批为此不停奋斗与长期工作的专家，属于真正学术意义的澳门史研究的丰碑才有可能矗立在世界学术殿堂之中。

限于时间与水平，我们的翻译、整理工作还是很粗糙的，错漏及选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汤开建

2001年5月21日

于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 参见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页12，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

辑 录 说 明

1. 本书收录中国近代报刊共十二种，计有《中国丛报》、《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华字日报》、《申报》、《循环日报》、《点石斋画报》、《镜海丛报》、《知新报》、《博闻报》、《广东日报》、《东方杂志》等，其中英文报刊一种（译文），其余为中文报刊。

2. 本书收录报刊资料时间，上起报刊之创刊年代，下迄于1911年12月。

3. 本书限定时间范围内的各报刊中澳门记事大部分收录，但删除各报相互转载者或部分无史料意义之琐细杂事。

4. 本书收录《中国丛报》原为英文，现摘录其澳门记事译出，但报刊中原刊载瑞典人龙斯泰《葡萄牙在华居留地史纲》、《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及有关鸦片战争期间的澳门史料均有专书出版，故不收录；丛报中原载有“关于澳门总督亚马勒被刺事件的文书和信函”，因在黄鸿钊主编的《中葡交涉史料》一书中译出，故不再收录；丛报中登载的部分中国政府的公文、告示、信函等，由于过去已出版的有关文献、档案均已公布，故亦不收录。人名、地名能查核者均按通行译法，但标注原文；部分未能查核者则按译音，一般音译者均不注原文。

5. 广东省档案馆编纂的《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选录了部分《申报》资料，我们则从另一角度编选其中的澳门资料；《澳门新闻纸》为当时人翻译鸦片战争前中英文件信函及外埠新闻，系一般常见资料，并已见各类书中，本书不另收录；《香山旬报》中的澳门资料大部分收入黄鸿钊主编的《中葡澳门交涉史

料》一书中，本书不另收录；各报刊常见的多种中葡条约（如《中葡广澳铁路合同》、《中葡新订商约》等），已在多种专书中刊载，本书不再收录。

6. 各报刊纪年原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为了简便，一般采用阿拉伯数字为西历公元纪年时间，个别报章由于仅录农历纪年，本书收录时，不求统一体例。

7. 部分报刊原件有漫漶缺脱之处，书中以□表示缺漏，原报刊均为句逗或无断句，现均按通行标点。书中正文圆括号为原文，方括号为编者改正之字。原报刊行文中错讹之处不少，录入本书时，对各错讹之处迳改，不出注文。

8. 为了使读者对所录报刊背景有所了解，特作各报刊简要介绍附录于后。

目 录

前言·····	(1)
辑录说明·····	(4)
一、《中国丛报》·····	(1)
二、《遐迩贯珍》·····	(203)
三、《中西闻见录》·····	(209)
四、《华字日报》·····	(212)
五、《申报》·····	(241)
六、《循环日报》·····	(378)
七、《点石斋画报》·····	(384)
八、《镜海丛报》·····	(389)
九、《知新报》·····	(592)
十、《博闻报》·····	(604)
十一、《广东日报》·····	(607)
十二、《东方杂志》·····	(623)
附录：征引报刊简介及版本·····	(658)
编后记·····	(664)

一、《中国丛报》

第1卷第4期 1832年8月

台风：……在1809年，当“特里·布里顿（True Briton）”号失事时……，气压下降到仅有28.30。这次风暴吹到更深的内陆，远比1831年8月的那次强烈，并异常地吹到了更北的方向。在澳门，它对内港的船运业和本地船只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那片狭窄的区域内，据说有多达100具死者的尸体被冲上了岸。许多欧洲船只在珠江口，部分或全部桅杆折断。一艘荷兰船几乎是在伶仃洋与澳门的视线范围内完全沉没。“斯巴达人”号虽被冲出海，但它幸运地拯救了大约40名船员。……从海南、暹罗和新加坡来的中国帆船在伶仃洋与澳门的邻近地区遭遇到了这场台风，它们或是被打断桅杆，或是失事沉没了。有些船只将船上大量的货物抛入水中，但还是难逃沉没的噩运。一艘载有12,000担货物、驶向厦门的帆船被冲到了鸡颈附近的岸上。其货物被抢，船只失踪。几艘水师船亦出事，船上的一些官员和士兵被淹死。一名有相当职位，名叫潘高（Pwan Gau）的军官亦在其中。我们听说许多客船亦出事，大量人员被淹死。在广州、澳门及其它地方的沿岸地区，许多人被倒下的墙和瓦片等砸死砸伤。（页156~157）

第1卷第8期 1832年12月

已故米怜（W. D. D. Milne）牧师的生平与工作：在1812年7月结束学习之后，他被任命为牧师并开始献身于在异教徒中传播基督教的事业。不久他就与阿伯丁的考韦尔（Charles Cowie）先生的女儿考韦尔小姐结婚。一位仍然在世的朋友这样

描述米怜太太：“她很虔诚、谨慎、性情温顺。他们相互依恋，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到她于 1821 年去世之时。”大约在米怜博士获得教会任命一个月后，他们从朴茨茅斯出发了。并经过好望角、法兰西岛（Isle of France），于 1813 年 7 月 4 日到达澳门，得到了马礼逊博士夫妇最热烈的欢迎。住了几天后，澳门总督命令米怜于 24 小时内离开澳门。他遵命离开，前往广州，并把其家属留在他的朋友马礼逊博士家。……（页 319）

慈善事业：……在医疗技术方面，我们随时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为了使盲人重见光明，为了提高中国人对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免疫力，这样的事业当然值得特别注意。但翻译和传播福音的工作也同样值得特别注意——将天堂的光芒撒向无知的心灵，为受伤的灵魂提供坚强的支柱。……*（页 334）

第 1 卷第 10 期 1833 年 2 月

来稿：《葡萄牙在华居留地（主要是澳门）；来华的葡萄牙使节和特使；来华天主教传教团；来华教皇的使团史纲》：龙思泰（Andrew Ljungstedt）著；中国澳门，1832 年。我们应当高度评价这本“无可炫耀的小品文”的作者，他对外国人在华历史记录做出了大量贡献。如果他对他的研究课题关注不那么多，如果他在当时随大流的话，他所给予公众的将会是一个四开或对开本，而不是今天这本不足二百页的十二开本著作。我们极少看到关于东方世界的如此之多的史实，被浓缩进这么小的篇幅之中。该著作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在收集史料时有相当可观的艰苦”；它虽然“出自一名外国人之手”，但它不仅被“少数朋友”，而且被许多将感谢他的耐心及成功研究的陌生人，满意地而有兴趣地阅读。因为这本书仅仅印刷了“100 册”，用来在作者的“朋友

* 我们相信，现在在澳门建立的为中国盲人服务的医疗机构的建立已有四、五年了。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提供一些这座医院建立的细节。

和认识他的人”中传阅，我们希望，他会非常慷慨地原谅我们对他的著作做这样的大量摘录。（页 398）

过去制造汉字金属活字的尝试及其缺陷：我们相信现存仅有的三套汉字活字，分别在澳门、马六甲和新加坡，它们都残缺不全。因此，任何著作在印刷时，需按要求不断加入新的活字；如果那部著作有更多的字，那么在印刷过程中，需要增加的范围就更广。我们相信这些汉字活字均刻在金属表面；但是由于在象金属一样坚硬的物质表面难以刻制或其它原因，事实上这些金属活字不完美，而且这里如此充满外国气氛，当我们能得到木活字时，我们只能用它们来印刷《圣经》及其节选本，而不用金属活字。那些后来制造的木活字，远远胜过我们所见的、现存于澳门、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金属活字。（页 416）

中文石版印刷：两、三年前，巴达维亚的麦都思先生，使用石印来印刷汉字；后来，为了同样的目的，澳门亦建立了相同的印刷厂；这两次尝试均获成功。上个季节，广州也开办了一家石版印刷厂，在这里我们高兴地获悉，它成功地运作着。（页 422）

后记：上个季节广州的贸易一直在进行中，几乎没有阻滞和中断。尊敬的东印度公司商馆于本月 27 日离开广州去了澳门；许多来自各省的中国商人完成了交易，正在回家。（页 424）

第 1 卷第 11 期 1833 年 3 月

那不勒斯中文学校：在纽约出版的《圣经文库》1832 年 4 月号刊登了一篇由哈勒的索鲁克教授所著的《意大利的神学教育》一文。除了其它机构之外，作者描述了 1622 年成立的“罗马教廷传信部”。它由几个相互独立的部门组成。其中之一是特地为来自中国和日本的青年成立的。“因为发现来自这些国家的教徒不能适应罗马的气候，为他们建立的机构转移到了那不勒斯”，文中这样描写到：

“这所传教学校由马国贤（Matteo de Baroni Ripa）神父于

1692年，以‘神圣耶稣基督家庭传信部神学寄宿学院（Congregazione collegio e seminari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esu Christo）’的名称创办。此后，各类捐助人，尤其是查理斯三世和教皇裴南迪十四世，将其扩大。该校教师们由那不勒斯的教职人员组成。除了日常的修道院工作外，为了把年轻的中国人、东印度人和其他东方人，尤其是希腊人训练成那些国度里的传教士，教师们把他们的精力贡献给了这些人的教育工作。在澳门的罗马教廷传信部传道总会代理人，澳门罗马传教会机构的首脑，首先从居住在‘天朝’各个省份的传教士那里接收年轻的中国人，以便考察他们的能力及他们是否受到传教生涯的感召。为了这个目的，入选的年轻华人花上2或3个月时间，生活在澳门的一个修女院。他们必须是中国天主教教徒的子女，并必须获得其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他们去欧洲的允准。如果这些年轻人被发现条件合格，代理人将用那不勒斯传信部传教团的费用送他们去那不勒斯。……目前（1831年），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有9名中国人和4名希腊人。……”（页458～459）

第1卷第12期 1833年4月号

广州和澳门的气候：……广东省〔的气候〕被中国人认为是他们国家里最不利于健康的地区。或许事实确实如此，但它与同纬度〔世界〕其它地区相比，这里仍是有益于健康的。为了使我们在海外的朋友能够对广州与澳门的气候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将本年的英一中文日历中收录的一组简单的评论和气象平均数字附录于后。广州的纬度为北纬 $23^{\circ}07'$ ；澳门为 $22^{\circ}11'30''$ 。

下列天气评论来自《广东纪录报》的气象日记。

二月。在该月，继续低温，在过去3个月里的干燥凉爽变为阴冷潮湿。天气好的日子减少了，多云雾的日子在二月与三月都比其它月份多。在澳门，经常浓雾弥漫，笼罩万物，数码之外一看不见东西。

七月。在广州和澳门，本月是一年中最热的一个月，气温于中午在荫处平均为 88° 。同样经常有大阵雨、雷暴和闪电（8 月份亦是）。绝大多数时候风向保持东南或南。

十二月。本月与一月明显地少雨。它们的月平均雨量在 1 英寸以下，平均下雨的天数只有 3 天半。总之，广东的气候，尤其是澳门，可以认为比热带地区的其它地方都要好。

气象资料平均值表

1831 年气温与气压观测表。广州的平均值取自《广东纪录报》。澳门的平均值来自于由布莱特曼先生收藏的私人日记。

表 II

澳门的气温记录

	A	B	C	D
一 月	62	65	72	53
二 月	59	59	71	49
三 月	66	69	77	55
四 月	73	75	83	66
五 月	77	78	85	71
六 月	82	84	89	74
七 月	84	88	92	81
八 月	82	85	90	79
九 月	81	84	88	76
十 月	75	78	86	61
十一月	65	68	80	57
十二月	62	65	70	57

A: 上午 7 时平均值

B: 下午 2 时平均值

C: 最高气温

D: 最低气温

表 IV

澳门的气压记录

	A1	B1	C1
一 月	30.26	30.50	30.09
二 月	30.13	30.40	29.97
三 月	30.20	30.48	30.05
四 月	30.08	30.27	29.93
五 月	29.95	30.06	29.85
六 月	29.92	30.00	29.85
七 月	29.87	30.01	29.60
八 月	29.88	30.02	29.56
九 月	29.91	30.05	29.35
十 月	30.03	30.19	29.45
十一月	30.14	30.36	29.95
十二月	30.23	30.31	30.15

A1: 平均气压

B1: 最高气压

C1: 最低气压

平均雨量是澳门 16 年来的降水量的平均值，数据来自比尔先生提供的记录。在广州下雨及连续刮风日的数量是四年中的平

均数，摘自《广东纪录报》刊登的日记。

表 V

澳门的湿度表

	A2	B2	C2				
一 月	76	95	46	七 月	83	97	70
二 月	82	96	70	八 月	84	97	70
三 月	78	97	30	九 月	84	95	50
四 月	81	95	50	十 月	75	95	20
五 月	81	95	57	十一月	61	95	20
六 月	80	95	70	十二月	71	90	30

A2: 平均湿度 B2: 最高湿度 C2: 最低湿度 (页 489~491)

文艺杂谈: ……据说在澳门的圣若瑟学院有一套印刷质量不太好的木活字。(页 504)

第 2 卷第 1 期 1833 年 5 月

卷首语: 现在, 在中国有五家英文报社。二家在澳门, 三家在广州。其中的三家来自英国, 二家来自美国。尊敬的东印度公司印刷厂于 1814 年到达中国, 并雇有一名印刷工的。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广东省方言字汇》、《中国概览》、托马斯先生的一部小说译本和《广州杂录》1831 年的各期——是这家印刷厂的主要出版物。巴达维亚的麦都思先生的《福建方言字典》正在印刷。第二家报社于 1825 年到达中国。《广东纪录报》的第一期于 1827 年 11 月由该社出版。我们有其从开始至现在的每一期。除完全记录了广州的商业贸易外, 它还广泛注意到中国及其它东方国家人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等。几乎《纪录报》的每一页都是事件的原始报道; 正因这一点, 使它在海外有着特别的价值。在海外, 它在引导公众关注中国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家报社于 1831 年到达, 第二份期刊《中国差报》也于此后不久出版。《差报》追求一种与同时代刊物不同的事业。它的版面, 部

分由欧洲的内容占据；部分由当地新闻和对中国人的工艺、制造等的关注占据。其余两家于去年到达。它们都在运作之中，并都只由外国人支持。（页 6~7）

《1832~1833 年沿中国海岸从广东省到满洲鞑靼地方的辽东航海记》：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著。……他在 1831 年 6 月 3 日，在曼谷登上了一艘中国帆船，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沿海航行，于 11 月到达了满州鞑靼地方，于 12 月 13 日返回澳门。在第二次航行时，他于 2 月 26 日出发。在其前往山东的途中，访问了福建和浙江的几个地方。然后他从山东去了朝鲜。在回来时，途经琉球群岛，于 1832 年 9 月 4 日返回澳门。在第三次航行时，他于去年 10 月 20 日出发，并于上月 [4 月] 29 日返回 [澳门]。……（页 20）

牛痘：提交给全国种痘组织理事会关于将种痘工作引入中国的报告，1805 年及之后的进展和现状。[皮尔逊医生撰于] 广州，1816 年 2 月 18 日。“……1805 年春季，当德隆蒙特（James Drummond）先生负责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事务时，牛痘被贺维特先生从马尼拉通过活人的身体带来澳门。他是一位葡萄牙臣民和澳门的商人。他的天主教国王陛下让牛痘在专业人士们的指导之下（通过南美洲大陆），转运到菲律宾群岛殖民地。我注意到这些专业人士中的一员（巴尔米斯（D. F. X. Balmis））说是他将种牛痘的技术介绍来这个国家。但在其来华之前，种牛痘已通过葡萄牙种痘人在澳门相当广泛地实施了。同时，我亦在此地 [广州] 的外国人和中国居民中推广实施，由我起草的一本附带的宣传小册子，在其抵达中国之前的数月，已由斯当东（Geogre L. Staunton）爵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

当我考虑到仅仅在与外国人社会或澳门居留地有联系的人群中进行这种免疫工作，对在中国牛痘接种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时，所以，我一开始就于明白规定的时间内，在当地中国人中推广实施，起初还花费了一些费用。接种的中国人中，包括最穷苦

的阶层，他们居住在拥挤的小舟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很有必要接种。接种后，其效果很快受到了检验（天花在该省是一种一年一度恒定地流行的传染病）。当英国商馆在那个季节从澳门迁往广州时，人们对于其良好免疫力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信心；并且，在 1805~1806 年的冬春之际天花流行期间（每年天花袭击的时间在 2 月，到 6 月上旬才收敛），来接种的人很多。

当瘟疫停止流行时，其所带来的坏处及其医治手段同样被忘记了，并且我发现要设法维持一定量的接种人数来保留牛痘疫苗有很大的困难。事实上，自从它被介绍到中国，它已失传了两次，每次都要从吕宋岛重新引进。在另外两次在澳门与广州（这两处是我唯一有权采取行动保留痘种的地方）失传后，它被发现在此处有相当距离的、但仍在广东省内的农村有保存。在这个省份之外，我没有确实的根据来说明它的传播；而我曾一度抱有一些较远的省份里在牛的身上可以发现牛痘的希望，但这被证明是谬误的。

……我不能够估计出在广州、澳门及其附近地区受到牛痘接种好处的人数。但在我详细提到的时期里，受益者数量很多，这可能使中国人将天花的肆虐流行与牛痘的传播建立起联系来。在此进行种痘工作的方式与欧洲最好的种痘方法可以对应。由于遇到复诊方面的困难，这使得我首先必须彻底防止失败，而要如此，只能通过增加接种次数来实现，一般是四次。”（页 36~39）

第 2 卷第 2 期 1833 年 6 月

报纸：我们很吃惊而遗憾地听到在澳门的《英格兰新闻报》[亦称亚本印刷厂]被当地政府禁止继续出版。它出版过本年的中英日历、一份讲道书、四卷名叫《杂文编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的宗教报纸。它是在我们上一卷中提到的五家英文报社之一，我们相信也是马礼逊先生的产业。我们听说提出的两个封禁的理由是：首先，上述提到名字的出版物有违反罗马天主